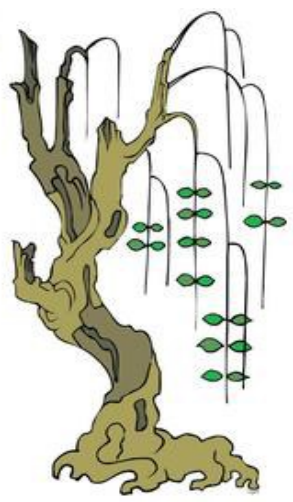
奇丑的柳树

■何丽惠

紧挨着学校的是一个家具厂，家具厂的院外有一棵柳树。

打小生活在江南，所见的柳树，无不婀娜万千，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《诗经》里所描述的杨柳，那情，那意，与江南的水一起，着实让人向往。

写杨柳，最深情的，当数白居易。“一树春风千万枝，嫩于金色软于丝。永丰西角荒园里，尽日无人属阿谁？”旅居杭州，白居易还专门筑了白堤，手植杨柳，今天我们前往西湖，依稀还能寻得诗人当年的梦。大学离别之际，我曾经摘录这首诗送给友人。那样的景致，那样的忧伤，至今，还在某个时光的角落里，让我独坐时想念。



可是，《诗经》也好，白堤也罢，所形容的杨柳，与碧山家具厂外的这株，却是不关联的。要说她的容貌，即便用奇丑二字形容，并不为过。扭曲的树干，脱落的树皮，小而杂的叶子上积满了灰尘，看到它，常常让我想起《巴黎圣母院》里那个叫卡西莫多的敲钟人。就是在这样暖暖的初春，所有的柳树在春光里妩媚着声色时，这株独属于碧山之柳，也是颓颓地，顶着一身的疤瘌，落寞回望霏霏的细雨或他处的依依杨柳。

每每见到此树，心中总没来由的厌恶。

近日读庄子，翻阅《内篇·人间世第四》里有这样一则笔记：宋有荆氏者，宜楸柏桑。其拱把而上者，求狙猴之木弋斩之；三围四围，求高名之丽者斩之；七围八围，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。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，此材之患也。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，与豚之亢鼻者，与人有痔病者，不可以适河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，所以为不祥也。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。

庄子的寓言，充满辨证。这段文字很有意思，荆氏种植的柏桑有用俊美反而不能“终其天年”，白额头的牛，仰鼻子的猪和有痔疮的人不能当祭品而投到河里，反而得以生存。

这株柳树，根植于碧山脚下，年岁应该不少了。它不如荆氏种植的柏桑俊美，也没有三围四围之腰身，不要说斩之做栋梁或他用，即便多看几眼者，我估计也是少之又少。那天，也是这样的黄昏里，我照例在学校门口的面店里用了最简单的晚餐，途经家具厂去散步，联想庄子的寓言，再次审视这株类似于南伯子所言的不材之木，陡然读出了许多意味。如此不讨喜的一棵树，年年坚守碧山山脚，其实是用自己繁茂的枝叶抵挡来自家具厂的粉尘污染，距离它一米之遥的花花草草每年鲜绿可人，自是因了它的庇护吧。你说它败柳也好，说它丑也无妨，其实它很像迟子建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里的女巫，以自己的生命拯救另一个生命。多年驻守，这柳树早已成了家具厂的吸尘器，如果它也像我们一样，有着可以张翕的肺，那么必定也患上矽肺了。故它应该依依的柳枝，也打结了；本来峭拔的树身，也创痍不堪。

《内篇·人间世第四》里还有另一则笔记，写的是棵栎树：其大蔽牛，契之百围，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，其可以舟者旁十数。如此俊美的树，庄子却说它只是散木而已，做什么都没有用。“以为舟则沉，以为棺椁则速腐，以为器则速毁，以为门户则液瞒，以为柱则蠹。”与这株被形容为“如此其美”的栎树相比较，家具厂门口的杨柳却是以不材守护了一方天空。

观照庄子的寓言，内心以为，这棵奇丑的柳树，早已超越荆氏种植下的桑柏以及那棵貌似俊美的栎树。

纯真南雁

■林云

会文书院

浙南多奇山秀水，雁荡山是其中之一。而雁荡山分南北，北雁荡在乐清，南雁荡在平阳。南北两山遥相呼应，各有气质。

虽是寒冬，但南方的树木依然青翠。在临近南雁荡山景区的路上行车，随道而进。车窗外青山夹杂着红枫，碧溪环绕着石滩，色彩鲜明，全然不像北方的木叶尽脱，萧瑟黯然，只是比平常多了一份宁静，更显安逸。

不像其他景区门口商店鳞次栉比，吆喝声声，横在南雁前面的唯有一滩千年的溪石，一泓碧绿的溪水，一只轻漂的竹筏，三三两两的游客正在下午两三点的冬阳下静待着轻舟一渡。轮到我们渡过溪，上了岸，看到“碧溪渡”三个字，就像一幅好画配了一首好诗，只觉得这一渡溪水更加静美，真是一个好名字。

过溪后，踏上石条路，整齐而干净，蜿蜒着伸向山边。道路的一旁有一垄一垄油绿的芥菜地，有直立着的瓜棚架，只是这个时节上面只挂了些枯黄的瓜藤残枝；道的另一旁则是细竹簇簇，流水潺潺；偶然走过几位步态稳健的老人，操着浓厚的乡音；腰里别着柴刀的山民，背上扛着柴禾；再有那远处浓荫下散落着的民房，要不是写着韩文、英文、中文的景区指示牌，你绝不会觉得自己是走进了风景区，倒像是进到了普通山村，纯朴而淡泊。

拾级而上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“百里周遭雁荡山，石门天设不须关”的石门，走过大有泰山压顶之势。全峰由三块巨石构成，呈“品”字形，浑然天成。门楣上有国民党陆军中将姚琮所题“东南屏障”四个大字，字体湿润却不失稳重，含蓄而不失气势，颇为这山峰增添了“一门守天下”的霸气。

继续山行，莫说那惟妙惟肖的“金蟾望花”，单是那峰回路转间雄踞山腰的“云关”足以让你连叹造化之神奇，山峰之险丽。云关由两座崖岩夹峙而成，顶端有大石梁覆盖，形成天门。石壁上两行题句为“云锁天窗隐，关开月牖明。”想象旭日初升，万道光芒，穿过此门，犹若把把利剑直指远方，该是怎样一幅壮观的场景？日出日落，朝阳晚霞，云关依旧在，只是行者匆匆，早已远去，唯有那“峭壁留题墨未干”的诗句告诉我在时空的转变中，我们都在同一座山峰峭壁下抒写过同样风情，感叹过同样的胸怀。伫足于云关之下，俯看山下田垄空旷，村居错落，几处农夫焚烧枯草和那袅娜的炊烟相继升腾，偶尔几声鸡鸣犬吠相衬，如入世外桃源，一时恍惚。

到南雁荡不得不去探访“会文书院”。走上一段宽大的石阶便可以看到书院的门坊了，上面有孙衣言所题“伊洛微言持敬始，永嘉前辈读书多。”作为瑞安人，倍感亲切。会文书院原是北宋末年陈经正、经邦兄弟读书处，朱熹曾率弟子多人在此讲学，可显当时文风之鼎盛。步入书院，极目山色，近享微风，暖阳融融。上楼凭栏而坐，化身求学后生，手捧书卷、嗟哦吟诵，古风古韵摇荡心间，才真正懂得读书求学必要不受世俗纷扰，寻一份纯真，清风伴吟诵，悟于自然间。

时间在山间游走，不得不下山去了。那南雁荡的山，南雁荡的景，还有那清幽的道观，那观音洞中的慈云古刹，不得虔诚拜访，终是遗憾。历史上，此地“道教，佛教，儒教”三教盛行，我想修道和求学应该是一样的吧，都在寻求人生的真，遇事能明，处事不惊，水到渠成，自然通达。虽然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寻一方这样的山，遇一隅这样的水，多是身处俗世间，形色尽扰，但心怀这南雁之山吧，她也许能带你步入一种纯真，沉积一份宁静。

浙南多奇山，而我喜欢在雁荡前面加个“南”字，仿佛便多一份江南的秀气与睿智，多一份人文与厚重。

三十四溪流水

■钱玉琴

听到湖岭三十四溪这个名字，脑海里便浮现一个村庄，村前有三十四条小溪流欢快地流淌。溪水淙淙流淌的画面，让我一直很向往。择个周日，我们母女和同事一家，相约去三十四溪。

三十四溪的滩石上星罗棋布着一些小岛屿，溪水自成一体。滩石上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，凌乱中自有一种不规则的美。一片小树林中的溪水，清澈的水绿得犹如翡翠，据说这是山上流下的水。坐在船上，可以看到水底的小石子，柔软的水草在底下随水流摇曳，还有一团团绿苔，溪水就是镜子，照出她们美丽的身姿。太阳照在水面，溪底历历可见，波光潋滟真像揉碎了的苔痕。不由想起《再别康桥》中诗人所咏：“软泥上的青荇，油油的在水底招摇；在康河的柔波里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！”真的，我看到如此清澈的水，真的甘心做一条水草。

岸上的树倒影在河里，就像一条条妖娆的水草，妩媚极了。枝叶婀娜多姿，有的尽力弯曲，成一条条优美的弧线。我不禁看呆了。

小孩子到了大自然的场所，就会释放他们内心最初的童真和天性。就是看到小石头，他们也玩得不亦乐乎。在这片小树林中，有吊床还有秋千，不要说是小孩子，大人也像回到童年。两个小家伙有了伴，偶然吵个嘴，但不一会儿就言归于好。躺在帐篷看书吃零食，都很开心。

这片小树林里的树，有的根部暴露在外面，枝干一律笔直向上，接近土黄色，枝丫几乎是光秃秃的，无言伸向苍穹，只有零星几片叶子还挂在枝头。

同事划着船，不禁感慨地对妻子说：“等我们退休了，就住在这山林里，然后自耕自种。”

玩了一天，到了下午四时太阳就慢慢收走温暖，女儿说，今天咋过得这么快呢？我还舍不得走呢！

也许上个年代的人是很幸福的，生活在这里，空气是没有雾霾的，小溪流水潺潺，溪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，衣服在这洗了是有泉水清香的，生活在这里的人劳作着，但是没很大压力的。而我们呢，虽有现代智能手机，但能拥有这幸福的心灵吗？

但愿三十四溪水不要枯竭，资源不要再受到破坏，没有垃圾没有污染，清澈的溪水就一直流淌着……

远去的院落

(外一首)

■林新荣

多想成为你手中的那根线
被你温柔地牵出
一筐洁白的棉，
抑或圆圆的棉桃
——只要笑，就露出洁白的牙
傍晚的树阴下
一个院落：
黑狗，鸡，两个少女
过年的腊肉还挂在屋檐下
它们都是听着沙沙的纺线声
长大的
包括屋檐下的一窝燕子
哦，雷声过后就是野性的暴雨
但是现在她们是如此恬静！

甘蔗

咬住生活的甜味
这一截甜味，来自虚无
来自旷野
它的叶子如刀，在风中
零乱舞动，切割
生活是需要灵魂出窍的通道的
为了挺出，埋在土里的一截
是横躺着的
横的支撑着直立

电话：65818102
电子信箱：941222480@qq.com